本科教学评估何去何从

编者按：

自2003年起，由教育部主导的第一轮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即将于2008年初结束。过去两年，本科教学评估成为高教界最引人关注的事件。2007年，“取消评估”之声不断涌起，而这一年也是评估的高峰期，北大、清华、浙江大学、复旦、上海交大等知名高校也在喧闹中完成了第一轮的评估。

本专题作者之一卢晓东转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学飞教授的“大胆”比较，历时五年的评估对中国高等教育影响之大、之深，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的影响几乎可比。

且不说这两者之比是否有道理，但有一点是肯定相同的，就是本科院校的全体教职员工都为此“总动员”。另一方面，如果说院系调整对后来的中国高校影响深远，那评估有什么影响现在也无法评价。当下的影响是可以看出的，媒体中对评估批评之声远远多于称赞的，事实上听不到后者的声音。

第二轮即将启动，总结评估的得与失、经验与不足就更为必要了。评估的问题并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从官员到普通教师都在迷惑。

一次意在促进、提高教学质量的评估，也就是说这是一次有着非常良好愿望的事情，为什么成了为人诟病、秘而不宣的潜规则？评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评估的最大受益者应该是谁？在“迎评促建”的20字方针下，是促进了教学，还是干扰了正常的教学进程，甚至妨碍了高校自身发展的轨迹？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作了一项小型调查，邀请高校评估研究人员做了一份针对大学教师的问卷，16所高校的100位老师作了回复。我们又采访多位知名教授、普通教师、评估专家以及在校大学生，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像高考一样，评估不是万能的，取消评估也是令人质疑的，取消后能不能找到一个取代的最佳或者更好的方案？

这些都是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研究者更深入的思考并作出更为科学的评价体系。可喜的是，教育部于2007年7月表示，将建立符合研究型大学特点的评估制度，大幅度精简对研究型大学的其他各类检查、评估活动。这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下一轮评估会有新变化。我们拭目以待。

本科教学评估的经验与启示：高校教师的视角

□章建石 刘雪平 高莉 王桂雪

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以下简称评估工作）的第一轮评估工作至今已接近尾声。经过近五年的实践和探索，对下一轮评估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随着评估工作不断的开展，社会各界对该项工作的批评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厉，不少公众媒体，包括高等院校中的有关群体，对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工作也有很多的异议。这里的批评或异议，情感的发泄不少，理性的审视却不多。基于理想的展望过于虚幻，难以企及；基于现实的改进策略又囿于政策框架，难以真正落实。

如何客观地看待种种批评？如何在发泄的快感之后理性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评估工作中的难题？可能还要回到实践，从实践的反馈、“评估中人”的反馈来看一看评估工作的实际成效。

评估中人，有学生，有教师，有高校管理人员，有评估专家，有评估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这些不同的群体都构成了评估工作的利益相关者。从评估政策的目标取向来看，提高高等院校的教学质量是评估政策的根本落脚点，而教学质量主要生成于课堂教学之中，最终体现在学生的发展上。“学生应当是评估工作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对评估工作成效最符合实际的反馈应该来自于学生和教师，但是学生作为教学质量改进的载体，他们对评估工作本身可能并不是很了解，从第一轮的经验来看，他们仅仅是以被观察者的身份参与评估工作。

因此，从高校教师的角度来收集有关评估工作的反馈信息是比较理想的。一方面，教师是教学质量改进的促进者和见证者；另一方面，很多教师直接参与了评估工作，对评估工作的实施比较熟悉，在调查中发现，分别有28.1%和54.1%的高校教师觉得自己“非常了解”和“了解”本科教学评估的具体内容。

为了解第一轮评估工作的成效，我们对部分高等院校进行了调查，以期收集评估工作的改进意见，为完善后续的评估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本次调查共选择综合性大学、理工类高校各8所，其中“985工程”高校6所，省属高校10所，面向教师共计发放问卷160余份，其中回收且有效的问卷为146份，有效率为91.3%，其中正高级职称、副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和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教师比例分别为15.1%、32.2%、33.6%和18.5%。

评估的现实基础：扩招后教学质量下降没有？

我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以来，高等院校教学质量的下降似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一判断使得教学质量开始成为高等教育领域所关注的重点之一，也是促成教育部对各类高等院校进行质量评估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有高等教育研究专家指出，高校的教学质量在扩招以后并没有下降，而是质量评价的标准应当多元化，如果用同一个标准来评价教学质量，肯定会认为教学质量下降。这其实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如果从高校教师的角度来进行纵向比较的话，有31.5%的教师认为学校的教学质量在扩招后“明显下降”，49.3%的教师认为“有所下降，但不明显”。可见，评估工作对我国高校近几年来教学质量状况的基本判断是比较客观的。

对评估工作的认识

超过80%的高校教师认为开展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工作“非常有必要”和“有必要”，可见，他们对评估工作还是非常认同的。

关于评估结论，42.5%的教师认为符合学校的实际情况，40.4%的教师认为“比较符合”，两者的比例之和约为83%，这表明，在教师看来，评估的结论还是具有较高的客观性。

85.6%的教师觉得教学评估与自己的工作“关系很大”和“有关系”，77%的教师认为评估结果的好坏对自己“有影响”。

关于高校的自评报告，19.2%的教师认为“非常客观”，55.5%的教师认为“比较客观”，8.2%的教师认为“部分内容与情况不符”，其余的教师反映没有看过自评报告。可以看出，大部分高校在自评报告中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学校的教学现况，但同时，还是有部分高校没有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状况，不同程度地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

从评估专家进校考察期间学校的表现来看，教师认为学校教职工、学生和教师在评估期间其表现“和平时差不多”的比例分别是45.2%、45.9%和58.9%。可见，在学校被评估期间，学校教职工、教师和学生并没有去刻意地表现自己，评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在高校教学的常态下进行的。

评估指标体系是否合理？

从总体上看，44.5%的教师认为现行的评估指标体系“合理”，认为“不合理”的比例为28.8%，另有26.7%的教师“不了解”评估指标体系。比较来看，综合性大学中的“985工程”高校、省属高校和理工类中的“985工程”高校、省属高校对现行评估指标体系合理性的判断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省属的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类大学均有50%左右的教师认为指标体系“合理”，而“985工程”高校只有约28%的教师认为“合理”。可见，从教师的角度来看，现行的评估指标体系更加适合于省属高校，而不太适用于“985工程”高校。因此，对本科教学评估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需要体现差异性，分类评估应当提上议事日程。

评估结论的客观性与对学校改进的成效

教学评估的指标体系一共有“办学指导思想、师资队伍、教学条件与利用、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教学管理、学风、教学效果和办学特色”等8个一级指标，鉴于有超过80%的教师认为自己了解本科教学评估的具体内容，调查特以教师自评的方式来估计学校的教学状况，并通过和官方的评估结论进行比较，以说明官方评估结果的客观性。

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教师对学校自评的结果在各个一级指标上均介于“优秀”和“良好”之间，除了在“办学指导思想”这一指标外，其余指标上的得分都更接近于“良好”。而调查所选择的全部样本学校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结论都是“优秀”。可见，两个不同群体在评估结论上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

评估工作对高等院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在各个方面所发挥的影响程度是不一致的。从对8个评估指标体系的影响来看，评估在“教学条件与利用”、“办学指导思想”和“教学管理”等指标上对学校促进作用最大，而在“学风”、“教学效果”和“办学特色”等指标上的促进作用最小。具体而言，评估工作在“改善教学基本设施”、“促使学校更加重视教学工作”和“规范了日常教学工作”等方面对学校的促进作用比较显著，而在“提高教学质量”、“改善学风”、“学生的进步显著”等方面对学校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这表明，评估工作所发挥的实际功能，主要在于规范高等院校教学的外在条件，而对提高教学质量的影响却相对薄弱。这也反映了评估工作注重教学条件保障、忽视教学活动的不足。评估工作的改进，需要更多地关注与教学活动密切相关的活动，这样才能抓住教学质量的核心。

最希望评估工作得到改进的地方

“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法”和“评估配套政策”等是评估工作中教师最希望得到改进的地方。具体来说，评估的指标体系高度统一，所有的高校共用一套指标体系且大部分高校的评估结果都为优秀，评估结果没有很好的区分度。

在评估方法上，没有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主动参与评估的积极性，高等院校也处于被动接受的境地。教师普遍希望教育部、高校能够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激励措施，鼓励教师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中，从根本上保证教学质量。

期望谁来组织实施教学评估工作

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高等院校期望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由“教育评估的专业学术研究组织”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来实施，两者分别占到所有调查结果的30%和21%，两者之和超过了51%。而期望由“教育行政部门直接评估”的比例也接近20%。期望由“非盈利性的社会中介机构”和“隶属于教育行政部门的事业单位”进行评估的比例均在11%左右。

可见，当前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评估虽然具备足够的权威性，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在评估的专业性和客观性上存在不足，这可能是导致高等院校倾向于由“教育评估的专业学术研究组织”或“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来实施评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现阶段，非盈利性的社会中介机构由于权威性、专业性等方面的欠缺，也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

评估工作的后续改进，教育行政部门需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评估专业协会与研究机构的力量，提高评估工作的科学性、中立性和客观性。

评估下一步如何走

评估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如部分院校没有客观地反映学校的情况；评估的指标体系过于笼统，没有能够充分体现不同高校的特点；评估的结论可能被高估，且区分度不高。从评估工作的成效来看，高校的教学条件、教学规范改进程度比较高，但在学风、学生的进步等体现教学质量核心的指标上，其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我们建议，第二轮评估工作的开展，首先需要对高等院校进行合理的分类，结合各类院校的特点，设计评估方案，进行分类评估；其次，在评估的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评估等相关专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的作用，提高评估的中立性和客观性；最后，在改善第二轮评估工作的指导思想层面，需要进一步贯彻“学生是最大的受益者”的原则，紧紧抓住教学质量的中心环节，围绕学生的发展和进步来进行评估设计。毕竟，学生是教学质量的最终载体，他们的发展是教学质量及对其评估的核心所在。

一个对比 一些想法

阴朱国伟

回忆1989年上级领导来校调研

1989年秋，当时我正主持交通部所属某学院的行政工作。学院办公室接交通部通知，负责科技教育的一位交通部副部长明天起到学校来调研，住校内，约一周时间。

第二天，学校派当时校内唯一的一辆华沙牌小轿车（上个世纪70年代购置的）将这位副部长及秘书接到校内，并在培训楼客房安排食宿。

随即在院、系二级单位主要干部会议上介绍了这位副部长。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认真配合部领导的调研工作。并规定：学校的一切教学工作和活动完全照常进行；学校的一切文件（包括各种计划、总结、报告、会议纪要等）原原本本地随时准备提供审阅；部领导需要约见的任何教师、学生和干部，以及任何教师、学生和干部要求向部领导反映意见的都及时安排谈话；部领导需要了解的任何教室、实验室、学生宿舍等设施，均由学校办公室派一联络员随时陪同前往视察。一周内，除了最后一天的上午去青山船厂听取工作汇报和参观以外，这位副部长足不出校门一步。而在校内的行动，绝大多数没有校领导及校内工作人员在场。至今我不知她听了哪些课，到过哪些地方，和谁谈了话。

只记得一天中午休息时间，她和秘书突然来到我家。进门后到我家各房间参观后说：“一个大学的校长是这样的住房条件，相比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我也该心平了”。

调研结束后，这位副部长向学院领导班子提了两条意见：

1.你们在沿街建造的两栋校办科技产业用房，没有经过立项和审批，是违反基建程序的。你们经批评后已经停建，这是好的。由于规模不大（两层楼房），投入资金也不多（不到18万元），交通部就不处分学校了。但该资金不能从基建经费中开支，应从学校的自有资金中支出。你们这些当学校领导的人都是搞教学和科研出身，不大关心国家的各种条例和法规，今后要多注意学习，以免犯错误；

2.从学校发展的需要出发，提出办学的目标要从“面向水运全行业”扩大为“面向交通全行业”，并提出要增办“公路和桥梁专业”，我也不好反对。但交通部已有西安及长沙等院校办了该专业，近期不可能再在你们学校中投资建设相同的专业。这样吧，交通部不投资但也不反对你们这样做，自生自灭，你们要搞自己想办法（注：由于公路建设大发展，该专业经师生们的多年努力，自力更生，自筹资金，使路桥专业很快成为我校的火红专业之一）。此外，没有一句表扬和鼓励的客套话。

临行的晚上，学校全体在岗和已经离岗的领导在培训楼食堂招待这位副部长。由于当时规定不能用酒宴请。我从自己家中拿了一瓶香槟酒，每人一小杯，以示敬意。

全部过程平凡又单纯，事先在校内没有任何准备和布置，也没有任何欢迎领导的大标语和各种欢迎招贴。但我相信部领导所了解的情况是生动和真实的。

余音是，当年年底，交通部来电话通知，要我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作一个大会发言，介绍学校的情况。

这次教育评估的一些情况

按规定，2007年下半年由教育部派评估组来进行评估，学校在4月下旬请评估组来预评。为了迎接这次预评，学校在一年多以前就根据教育部发的评估指标开始作准备。许多过去没有的材料进行补充和编写，不合格的各种教学档案、文件重新修改和装订，对某些没有达标的指标，用各种方法重新统计和修改，等等。

从2007年初开始，整个学校把“迎评促建，迎评保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全校到处都是“迎评促建”的大标语，每个实验室挂起了欢迎领导和专家的横幅。事先拟定了欢迎词和解说词，多次训练了说明员和摄影员，反复进行了大扫除等等。在预评估专家进校以前，在校内还自己进行了多次自评和自查，以把各种文件修改到能评上“优秀”为止。

由于评估中还要抽查听课、抽查教学效果并听取学生和教师的意见。学校就层层动员，说明评估成绩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利害关系，要求基层单位签评优保证书，在评估期抓好学生上课率，早操出勤率等等。有的基层单位更暗示大家在征求师生意见时要多说好话，确保评优秀。

根据上述情况我曾多次提出过意见，认为过去的各种文件一律封存不准改，所有的数字必须完全真实不能凑，并向组织上提出要求在评估专家进校后给我安排时间向评估专家汇报我的意见和建议。校领导的回答是，其他院校都是这么干的，都评上了优秀，如果我们不这么干，评不上优秀，作为校领导如何向全校师生员工交待。评估结果不出意料，成绩是优秀。

一天，我去学校食堂吃午饭时碰到了如下两件事：一、在去食堂的路上，正好大批学生下课也去食堂。两位学生走过我身旁。两人一边走，一边说：“今天上课的人怎么那么少？”另一位说：“听说评估组在昨天已经结束离校了”；二、在食堂吃饭时，邻坐的一位学生告诉另一位学生说，这次抽查学生的学习效果，其中一位抽的是他们班的同学。由于头天晚上就通知那位同学，任课老师连夜帮他作准备，并告诉他许多注意点，结果成绩是优秀。

一些想法

当我把所听到的有关这次教学评估的情况转告校内某些“督导”时，他们的回答是早已知道，认为并不希奇，十分普遍。另外，我还听到不少其他高校（名校）的类似性质的情况，心情十分沉重。上级到基层来调研和评估，下级单位有责任把最真实的情况提供给领导部门。此次评估，由于动员了学校中的干部、教师、学生以及许多工作人员来参加，评估和被评估中的所作所为必然会影响到各校的校风、教风和学风。用经过包装和弄虚作假的东西来糊弄上级的错误行为，广大师生员工都看在眼里，以后各校领导如何来抓校风、教风和学风？我认为，高校一定要把道德的教育放在首位，诚信的教育一定要从领导到教师、学生，因为没有好的风气，何谈教学质量的提高？

本科教学评估中的学生

出勤率有了一些提高

小赵是一所重点大学的大三学生，2006年，他所在的学校经历了本科教学评估。

据小赵讲，在评估前半个月，学院里便召开了评估动员大会，老师三令五申，要求“从自己做起，为迎评争光”；“辅导员给大家开个会，要大家好好表现，上课不要迟到，早点起床”。

然而当评估真正开始时，他想象中的那种全校师生“激昂向上”的学习状态却没有出现。“生活与以往一样，还是三点一线，晚上上自习的同学还是那么多，可能唯一不同的就是，上课时学生的出勤率有了一些提高，但听课质量却并没有很大的改观，大家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暑假缩短一半

小肖在她刚上大四时经历了学校的本科评估。那年暑假，她原本一个多月的假期被缩短了一半，这段时间她必须老老实实地呆在学校，做一些迎评的准备工作，现在谈起这件事，她还是觉得很无奈。

“那个暑假我原本是想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准备回来考研，没想到不但少了一半的假期，而且还必须做一些额外的‘功课’，但这些熟悉校史、准备材料之类的‘功课’对我们又能有什么切实的帮助呢？开学后，感觉自己的精力似乎还不如以前了，总而言之，这个评估把我的整个计划都打乱了。”

打乱了正常的学习生活

在准备迎评的那段时间，小安曾和几个同学一起为院里设计展板，从构思到最终完成，大概经历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小安几乎每个晚上都要在学院里呆到很晚，甚至有时上课时还必须请假，也因此耽误了不少课程。

“其实相比评估期间，准备迎评的那段时间才真正累人。”小安介绍说，由于他所在宿舍的舍友中，在班内院内担任职务的同学较多，那段时间几乎每个人都有“任务”，每天大家都忙得焦头烂额，很少能静下心来看看书，交流一些其他的事情。

评估前和评估期间，小安说学校比过去管得严了一些，辅导员时常去宿舍检查，学院为此还专门印发了一些学校的历史和现状的材料，要求他们背诵，以备评估专家的提问。不过，他们从来没有看过那些材料，他也没有见到或者听说有哪个同学被问起过。

说起评估期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小安回忆道，当时学校组织了一次文艺会演，从学校附属幼儿园的小朋友到离退休干部都参加了，那次会演的节目非常好，也很丰富。

提到评估给学校带来的影响，小安说，其实评估的确有一些好处，比如那段时间整个校园的环境也的确得到一些改善，一些多年没有清理的卫生死角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校园纪律也好了一些。但是评估一过，这些也就跟着都过去了，一切还会恢复到以前，评估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本报记者 陈彬采访整理）

本科教学评估改革的方向

阴卢晓东

对于本科教学评估未来的走向，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第一个问题是未来本科教学评估是否应当继续；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应当继续，评估工作应当如何改进。

主张未来本科教学评估应当停止的理由主要有两点。

第一是认为评估引发了许多高校组织教师、学生编造各种假实验、假评语、假就业率等数据。评估表面看是引发高校造假的直接原因，因为如果没有评估高校不必造假。但是仔细深想，其因果关系并非如此简单。有些高校为何要编造假实验呢？因为教学计划中学生应当做的实验可能没有做（学生不一定知道，或者知道也倾向于减轻负担）；有些高校为何要编造假的论文评语呢？因为有些教师并未认真地审阅学生的论文、给予中肯的意见（教师已经因为科研很忙了，审阅学生论文快些、粗略些一般在高校是可以原谅的）。

显然，没有教学评估，高等学校中这些问题仍然存在，而且潜藏着，影响着教育质量，损害着学生作为教育消费者的利益，损害着纳税人作为教育投资者（教育财政拨款最终来源于纳税人）的利益。评估使得这些隐藏的问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造假）暴露出来。如果站在学生和纳税人的角度，评估无疑对社会是有益的。

高等教育评估机制的存在，有助于形成清晰的质量指标，也会成为一种对学校和教师尽责的制约，例如不认真阅读学生论文有可能影响学校评估成绩，因而教师群体会更快形成对个别教师的压力。学校尽责、教师尽责，那么在以后的评估中就不需要造假。评估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促进机制也许就在这里。

评估中有些高校教师和学生以匿名的方式暴料学校造假，而很少有评估专家发现并清楚指出，这虽然符合中国“给面子”的传统，但毕竟是部分评估专家的失职。如何使评估专家更尽职工作，无疑是未来评估应当改进的方向。

仅仅暴露出问题并非评估应继续的理由，此次评估是否对促进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发挥了真实作用才是关键问题。为此需要对此次大规模评估的作用作深入细致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目前，高质量的研究十分值得期待。

主张评估应当取消的第二个理由是，这次评估强化了行政机关对高校、高校对教师的监管，是行政干预学术自由的活动，包含着“行政迷信”。

实际上，评估指标体系是由高校许多资深教师参与拟定的，评估专家也大多是教师并且兼有院系、学校层次的管理经验，评估成绩也都由评估专家给出，评估从整体而言仍是同行评估的性质。

当然，评估由教育部教学评估中心组织和主导，因而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如果有一所高校的教师群体主动聘请校外专家对自身的工作提出评价和改进意见，进而根据意见改进本科教学，无疑是为理想。但目前只有很少的教师群体有这样的自主精神。教育部评估在这种状况下存在和继续，还是聊胜于无的。

评估需要继续并不意味着评估不需要改革。此处笔者对于未来评估的改革方向抛砖引玉，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是评估主体应当下移，逻辑上应当由教育部要评估高校，转变为高校为了提高教育质量需要评估——需要评估为教学现状找问题、找差距，需要评估为发展确定方向。此次评估中，许多高校实际举行了两次评估。第一次评估称为“预评估”，由高校直接聘请专家为自己找问题，根据专家建议进行整改以期在正式评估中取得好成绩。由于直接受聘于学校，意见也不与正式评估成绩挂钩，评估专家往往认真工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真正发挥了评估的作用。在正式评估中，由于评估结论与学校声誉和领导政绩相关，碍于面子，专家很难直言。

目前，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正在积极探索定期的自我院系评估，对于这些逐渐形成定期评估机制、并会将评估结论公开向社会公布的高等学校，教育部应当不必对其进行评估。

第二是理顺评估关系。目前教育部代表全国纳税人只对部属高校拨付教育经费，基于教育财政的理由，教育部只应当主导部属高校的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向全国公布。各省（市）高校接受省属财政的支持，因而评估工作应当由地方教委主持，评估结论向各地方纳税人报告。

目前，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已经具备了高校管理和自我约束的机制，将评估工作下放地方主导，不仅减轻了教育部的工作压力，而且有助于地方更好地针对高校特色和分工，制定不同指标组织评估，更有针对性地促进高校发展并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对于尚未形成高等教育自我管理能力的地方，帮助其形成自我管理能力才是未来教育部工作的重点。

理顺关系之后，教育部全力管好70余所部属高校，使其发挥中国高等教育排头兵的作用，已经是一项足够艰难的任务了。

第三是转变评估主导方的性质。最近几年，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的领导逐渐由直接的行政命令，转变为更多采用评估、项目经费引导的机制，这一点尚未被舆论充分注意到。这种管理方式的转变虽然仍有待改进，但潜在的进步值得表扬。

此次本科教学评估的直接主导机构是教育部于2004年成立的“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而非教育部高教司。该中心目前仍为教育部直属行政事业单位，中心经费来源于教育部划拨的评估专项经费和中心自筹两部分。与该中心类似的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目前已经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宣称自己是具有社会中介机构性质的非赢利社会组织。如果把“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也转变为具有社会中介机构性质的非赢利社会组织，对于更好地发挥评估的监督作用、减少评估的行政色彩无疑也是有益的。

评估专家 现行评估方式有利于学校建设

阴本报记者 陈彬

“如果没有评估，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不会有现在的局面，学校的办学条件、对教学的重视程度以及教学的规范性，也不可能有现在的水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评估专家别敦荣表示，本科教学评估对促进学校建设起着巨大的作用，在目前情况下，也只有评估能带来这种效果。

“评估目的基本达到了”

自1999年扩招后，高校规模迅速扩大，从高等教育的基础来讲，很多高校不具备承担这样大规模高等教育任务的能力，不管从物质条件、制度建设、人才建设乃至心理准备都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如何保证质量成为了一个大问题。别敦荣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便有了必要。

“保证质量最基本的要求便是保证办学条件和相关的规范制度，而评估最核心的东西也是这些，一些硬性的指标都体现在这方面。别敦荣说，目前所评学校基本上都可以根据指标要求来建设学校教学条件，都能够根据教学指标的要求规范教学管理，教育的基本质量得到了保证。从这个角度讲，评估目的基本达到了。

同时，别敦荣也表示，高校教学工作是一项长远的工作，人们对它的期望也在不断提高，尤其在大扩招的背景下更是如此，评估对教学改革和教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还有不足，但这是后一个阶段的任务，前一阶段主要是保证基本质量，后一阶段对教学的推动力度将逐步提高。

本科评估需要统一的标准

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对不同层次学校执行同一套评估指标的非议，别敦荣认为这是对评估的误解。他打比方说，就像国家的税收标准并不区别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一样，统一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标准也有其合理性。

别敦荣解释说，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是为了要保证最基本的教学工作要求，所有学校只有达到了这些要求，办学质量才有最基本的保障。“这涉及到一个问题，有人对绝大部分高校评估结果都是‘优’表示怀疑，其实他们有误解，北大和一般的学校肯定不一样，但‘优’所反映的是在基本的教学条件上都达到了优的标准，并不表示不同学校的实际教育质量是相同的。”

全国所有高校都参加评估，但每所高校参加评估都不轻松，即使那些最著名的大学也是如此。别敦荣认为，这也说明了评估的必要性，说明了哪怕最好的大学，在最基本的方面也存在很大的不足，这正是需要开展评估的最根本原因。

对于同一套指标体系要求下所导致的高校建设的“趋同性”，别敦荣表示，这是评估不能回避的问题。在同一个评估标准下，如何创建学校自身的办学特色，需要学校领导根据学校实际，提出本校的办学理念。“政府评估只涉及到了学校工作的一部分工作，没有涉及到全部，如果学校领导完全按照评估的要求去考虑办学，就会出现同一化的问题。如何在评估标准指导下，在抓好教学工作的同时，统筹其他工作，学校领导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胆略。学校领导的教育信念不能仅仅局限于评估，否则，就是短视的、狭隘的。”

现行评估形式有其长处

目前的评估采取的是教育部组织高校专家进行评估的方式，别敦荣认为这种评估方式有其长处：可以使大家相互学习，相互研究。评估专家不仅评估了学校，他们也在研究、学习被评学校的办学经验，并由此思考自己学校的问题。这个效果是大家最初没有设想到的，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个“副作用”是积极的。“很多一般院校的领导到相对较好的学校评估的同时，自己也开阔了眼界。平时他们很少会有这样的机会，这等于是学到了案例、典范。”

别敦荣同时也指出，到目前为止，还难以找到其他更好的方式来取代现行的评估方式。目前我国真正的评估研究专家不多，而即使有，他们所考虑的更多的也是理想化的办学，全部由评估研究专家来评估不能达到学校之间相互观摩借鉴的效果。与之相比，现行的评估方式则要更加“实际”得多。

对于有人提出的希望依靠民间机构进行评估的要求，别敦荣表示，我国的民间机构评估的权威性很难令人信服。“现实的考虑，目前在我国只有政府评估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需要政府来推动高校建设。”

杨东平：现有评估方式还需完善

阴本报记者 陈彬

“评估本身没错，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我国的评估方式还存在一些缺陷。”在接受采访时，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表示，我国现有的评估方式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需要更多样的指标体系

杨东平首先肯定了评估对于新建高校的促进作用，他认为，评估对指导新学校建立办学规范和自己的教学秩序非常必要，尤其很多“年轻”的、刚刚升格的高校更需要评估，以达到以评促建，提高管理水平和制度建设能力的目的。如果作为一种“合格评估”，帮助新大学规范管理，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

然而，对于那些优秀的大学，再去这样评估就意义不大了。“办了几十年学的学校，因为评估把气氛搞得很紧张，学校花一年的时间来准备，结果95%以上都是优，这能起到什么作用？”杨东平认为对于高等学校应当分类管理，我国目前存在多种类型的学校，用现有的一套指标体系显然非常不合理，例如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学校，其条件和水平完全不一样，那些以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研究型大学，应该完全放开，不参加这种评价，或者建立另一套适合它们的评价体系。

评估的方式应当以常态行为和公开数据为主

对于现行的本科教学评估指标体系，杨东平表示有些内容并不合适。“有些要求非常高，比如要求教授授课的比例，几乎没有多少学校能够达到这个标准，这是迫使人造假。而有些要求，例如教师当中博士生的比重等，这些都是常规统计，学校的报表里面都有，根本就没有评估的必要。”

杨东平说，一所大学的办学质量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认可程度，而社会的认可程度很多都是公开的，如几个人拿了诺贝尔奖，学生就业率高低等，如果检查的是这些客观存在的公开信息和客观指标，大家就不可能去为了评估而造假，评估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至于目前所采取的提前安排、定时的评估方式，杨东平为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目前很多国家评价餐馆水平都采用“美食家”的制度，即聘用一批美食家以普通顾客的身份去饭店吃饭，然后把评价反映给餐饮协会。他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评价，而不是事先告诉他某月某日我要来检查，这样做不免流于形式。

同行评价重于行政评价

有一些评价高校的重要指标，比如学生的培养质量，杨东平觉得真正的评价应该是来自社会和用人单位的，但目前还没有这一类评价体系。“在国外公共信息系统比较健全的情况下，大学生一年后的就业率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反映大学生适应社会需要的程度，这很有价值，但我们目前还做不到这点。”

杨东平认为对高等学校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行政化的评价，而是同行之间的评价。“虽然目前参与评估的也是校长、老师，但就整个模式而言还是政府在评，老师没有什么发言权，我们缺乏这样一个公开的过程，一个制度化的程序。”

“问题不是要不要评价，而是如何评价，由谁来评价，怎样完善我们的评价制度，怎样设定比较科学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而不至于形式主义泛滥，劳民伤财。需要对不同的大学分类管理，需要制定新的评价标准。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讨论。”杨东平说。

最好取消评估

苏州大学副教授尤小立认为，从一开始，本科教学评估就让人感觉有形式主义倾向，应该说它直接导致了许多弄虚作假现象的出现。评估的结果也呈倒挂的趋势，大部分普通院校评估的结果是“优”，因此，从评估的成绩上很难看出大学教学质量的优劣来。

问题关键在于评估方式，首先根本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地派评估组搞“大评估”，提前一年通知学校，然后再来评估，当然校校都可能是“优”了。另外，在评估组的成员构成方面，怎样体现它的权威性也是个问题。谁对教学更内行？这应该是容易判断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评估的合理性就会成问题。

有人提出要进行第三方评估，即搞一个民间的、中立的第三方来实施评估，尤小立表示这种方式能否真正实行还值得怀疑：谁当评估的第三方？在目前我们这个公共空间发育不成熟的社会里，第三方没有足够的基础，它的结果不是行政化就是商业化。最后的结论是，本科评估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好取消，如不取消改成常规式的专项评估也比现在这样好。

（本报记者 袁建胜采访整理）

评估前半年及至前一年学校都会在较明显的位置打出动员的条幅

要正确处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对于本科教学评估的目的，山东某大学刘祥（化名）副教授表示，教育部倡导的20字方针很好，句句有理，只不过“经是好经，和尚念歪了”。从评估的实际情况来看，目的有一部分达到了，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但总体而言还是形式大于内容。比如，大楼建了不少，校门也更加富丽堂皇，实验设备也增加了，但是，这仅仅是硬件上的建设，软件上的如教育教学理念的转变等还没有更深层次的涉及。只注重眼前的这一关怎么度过，这实际上是一种短视行为。

就目的来说，刘祥表示，应该主要抓促进教育理念的转变，使之能真正体现和反映一所大学的教育教学现状与特色，而不是像现在的“千所大学一个样”。就评估的指标体系来看，真正涉及到教育理念的比较少。对于现在的以教育部下属的评估中心为主的评估主体，刘祥认为这样的设置是有问题的。高校和教育部是从属关系，处于同一个体系，因此有必要由第三方机构来独立进行评估。刘祥表示，大学应该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办学权，其办学效果如何，应该接受社会和历史的检验。比如教学效果如何，是要通过所教育出来的学生毕业以后在工作岗位中的表现来判断的。而一所大学的办学成就则需要通过其为社会培养了哪些人才以及贡献来评定。而现实是，对于高校，是以极少数的人来进行评定学校的功绩，这显然与普遍性的检验规律相违背。对于谁真正需要评估结果，刘祥认为，真实的评估还是有人需要的。就学校管理者来说，评估结果是一个政绩，真正应该从中受益的学生反而没有热情，因为好坏与他们的关系并不大。对老师来说，评优后自然学校的财源充足一些，至少奖金等会多一些。所以，这就存在一个悖论，即在轰轰烈烈搞应试教育，认认真真抓教学的热闹下，教育教学的总体状况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

因此，刘祥很坚决地表示，应该立即停止本科教学评估。如果一定要评估，也应该是突击性质的，即随机抽查，等专家组到了学校才知道专家是谁，避免学校有所准备，预先找专家进行公关。而结果应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样才能反映学校的真实情况。否则的话，由于学校之间的差异性，和专家的关系也有所差别，即便在同一个指标体系下也会有不公平的地方，造成事实上的“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

此外，刘祥认为，评估的结果还应该公开发布具体情况，包括检查、评估的情况，以及学校与评估的所有明细与开支等，这样才能有效遏制一些不正之风的蔓延。

（本报记者 赵鹰采访整理）

造假让教师颜面尽失

对于本科教育，北京某高校的章啸（化名）教授认为，存在的问题很大，主要是由高校办学的行政化导致的。对于评估，章啸说，高校1999年开始扩招后，8年来，大学生增长了10倍，本科教育大众化的功绩算是达到了，可高校师资相对缺乏，以及高校大跃进导致的学校对本科教学的轻视，实际结果是教学水平严重下降，实际上给社会输送失业人口。于是有关部门想用评估的方式来纠正，但制定的本科教学评估的指标体系却不利于本科教学的改善，反而使大学教育进一步中学化。

在评估的实施过程中，章啸认为造假相当普遍。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评估中顺利过关，各个学校先自行检查，查出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造假。包括假试卷、假论文、假实习报告、假听课记录等。用圈内的话叫做“补”，把一切没有的、不合格的补上。

章啸表示，据说仅就某些高校的自查而言，本科教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相当严重，主要集中在教师对考试和判卷的随意上，比如考卷上没有小分，卷面成绩与成绩表不符，考试出题随意，难以涵盖教材内容等等（这里主要指文科）。

对于评估专家，章啸认为其组成很难体现出专家的意味，有些专家并不是学科领域权威。此外，评估中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即面对这些普遍的、明显的造假现象，评估专家几乎都没有任何反应。

章啸表示，从目前高校发展的态势来看，“211工程”、“985工程”等大学的划分和所谓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等所引发的合并学校潮流，是一种高等教育的“大跃进”。而现在进行的评估，对“大跃进”只有促进，不能起到刹车的作用，因为这是一种行政导向的评估，只能强化大学的行政化倾向。

章啸表示，评估体系要真正体现出对本科教学的检查作用，就不仅仅是检查课堂教学、教学大纲、教案等，还要包括开小型研讨会、师生互动等环节，以及对学生的考试与平时成绩、实习等方面综合考察。但是，这些内容并不能一概进行程式化、规范化。在20世纪30年代，本科教学没有教学大纲等框架的束缚，关键是看老师能否给学生传授真材实料。显然，按照目前的教学评估，越是有研究有创意的教学，越是属于违规甚至严重违规的行为。

此外，据章啸多年的高校教学经历，目前高校本科教学中教学内容教条和陈旧，教学形式的僵化以及有点名气的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即使上课，也经常找研究生对付等等。对此，章啸建议，评估至少要有一半是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这样才能让教师回到课堂。最关键的是，评估不应该由行政主管部门来做，要做的话，理所当然应该由第三方的民间中介机构来做，如果国内没有合适的，应该请发达国家的民间机构做，这样，才能具有公信力。

（本报记者 赵鹰采访整理）

劳民伤财感受最真切

方前是北京某高校的副研究员，年近退休的他表示，没想到这把年纪还要经历这么一次折腾。他所在的学校是在2006年年末进行本科教学评估的，但院里人手不够，从2006年9月份开始，连他这样的“老弱病残”也只好上阵。

原本就有高血压等病的他，在忙碌了一个多月后，病情加重，但苦于任务重，他只好上午去医院打点滴，中午就赶回学校继续上班。这样的状态他坚持了将近一个月。而作为一名老教师，方前想到的还是以学校的大局为重，所以，尽管在工作中有很多委屈和不满，都隐忍在心头，“学校那么重视，一级一级都下了死命令，谁都不敢怠慢，何况我就要退休了”。方前表示，除了他，还有一些老师也带病工作，甚至有一位老师的父母生病了也不敢离开岗位去探望，因为“评估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

身在其中，方前感慨，前两年听被评估的学校抱怨说劳民伤财，现在整个过程经历下来，果然不假。以学生试卷为例，方前原来所在的学院经过调整合并之后，包括一些学生试卷在内的很多资料都散失了，就只能印制出来重填、判卷、归档等。除试卷外，教学大纲、教案等基本的东西，方前还要跟同事一块儿，对所有文件进行全面修整，甚至是重新编写，总之就是要使一切符合标准。方前表示，其实在教育部提出评估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些东西这么重要，要知道的话，至少院里也会重视这些资料的保管。因此，方前认为，在这点上，学校的造假也属无奈之举。

但是，对学校的做法，方前还是不太赞成。比如，对于所谓的亮点，学校和院里不管是财力物力还是人力都会尽力扶持，使之锦上添花；而对一些应该重视的，平时教师呼声较高的事情，采取的却是能凑合就凑合，实在不行就将之在评估的对象里直接抹掉，不作为评估对象列进观测点，专家组也不知道学校需要改进的地方究竟在哪儿，更别说提出整改意见了。

对于这样的本科教学评估能否达到教育部提出的20字方针的初衷，方前持否定的态度。在他看来，学校的整体建设是学校宏观层面上的事情，与师生关系稍微远一些，可师生在这上面的参与激情很高，颇有参政议政的味道。但是，作为本科教学评估，是和全校师生密切相关的事情，反而是搞行政的老师最忙碌，真正搞教学的反而降为从属地位，基本上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整个事情就是本末倒置。”就评估的一些指标，方前认为，对于本科生的教学情况怎么样，学生最有发言权，应该让学生来评判教师的教学情况；其次是同事，同事之间的评价尽管会存在私人关系方面的因素，但在评价上，也会因为彼此了解多一些而相对客观一点。对于学校的办学理念，不仅仅是学校管理者的理念，更应该是被全校师生认可，能够持续发展并与时代相适应的。所以，办学理念应该让教师来给学校打分，而不是看学校提出的口号是否符合某种时代需求。而对于教育教学理论等方面的评判，实际上不能一概而论，如有些学科重实践，有些学校重理论，不一而足。倘若以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考评，势必会出现矛盾。

（本报记者 赵鹰采访整理）

高校评估方式需要商榷

某国家重点大学青年教师、教育学研究者古乐（化名）2007年7月刚工作便赶上了学校的本科评估，为了准备系里的迎评材料，应系领导要求，暑假期间未回远在西部的家，他作为大学老师的第一个暑假几乎完全是在学校里度过的。

“评估的愿望是好的，但是有些做法却确实很值得商榷。”古乐说，教育部花纳税人的钱，就必须对这笔钱负责；政府将钱拨给高校，这笔钱用得怎么样？当然要有一个监控，没有评估就没有改进，也没有提高，从这个本质上来讲，评估非常关键。

古乐认为，评估为五年一评，全国这么多高校，教育部连地方院校都评估，这样的评估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因为带有政绩观，所以在短时间内评估部门必须要向上级部门拿出一个成绩来，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很多系统性造假行为的发生。

古乐表示，这样的评估其实是一件非常短、平、快的事情，很容易出“效果”。但事实上，高等教育是一件需要长期投入的事情。“政府今天投入50元，可能10年后才能产出51元”，但是作为行政管理者，却很难顾及教育研究者所考虑的这些问题，而更多地是把教育当做一种短期的行政管理来操作，如果这样的话，“教育的人性化”、“教育要培养人的全面发展”这些至关重要的核心工作势必都屈从于这种机械的操作。

对于目前高等教育界争论已久的高校愈来愈行政化这一老大难问题，古乐认为，这中间常常被人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的高校领导往往缺乏自己的办学理念（教育哲学）。“为什么北大、清华在民国时期还能有那样的特色？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时的校长都很有自己独到的办学思想（教育理念），这也就造成了北大、清华当时各有其非常鲜明的特色，这种特色受到了国内各界甚至国际上的广泛认可。”

而现行评估制度的“单一、缺乏多样性”，评估标准缺乏灵活性，则助长甚至加速了目前这种不良状况的发展。为了通过评估，学校领导层不得不按照评估标准的硬性要求“补课”，因为在评估指标中，如果有一个方面不达标，就会拖累整个评估的结果。

“高等教育如果用一种标准去衡量的话，那只能造成全国高等学校向一个方向瞄准，向一个模式看齐，这就非常容易造成‘千校一面’情况的发生。”

（本报记者 陈彬采访整理）

评估影响学校教育的自主发展

对于本科教学评估给高校带来的整体影响，北京某高校的马洁（化名）教授认为，适当评估、科学评估是对的，高校应当重视本科教学质量，但目前的做法兴师动众，流于形式，甚至有点劳民伤财。仅仅这一次评估也罢了，近几年多次评估，如重点学科、基地，已经严重影响了学校教育的自主发展。

为了迎接评估，一些高校造假，如试卷、毕业论文等，马洁认为，最大的不良影响是增强了社会不良风气。为应付检查，造假的事情时有耳闻，他认为此次本科教学评估检查要求很高，对于没有积累的学校，要想达到要求有一定难度，被逼造假之类的做法也就难以杜绝。

当然，被逼不是造假的充分理由；被逼，仍然可以不造假。但是地方院校要权衡利弊，即在不合格和造假之间选择，哪个风险小选择哪一个。就目前的体制来说，造假的风险很小，教育部也不可能不知道实际情况，默认这种情况当然就是一种严重的腐败。

对于具体的不良影响，马洁还举例加以说明。如若干学校都规定，在检查的一周内，教师不许离开学校，不得出国，不得外出开会等。就此来说，检查可以说是对正常的教学的破坏。“等检查组一走，一切照旧。那么这种检查有什么意义，不是鼓励人们造假吗？学生目睹这一切，只会认定，上面喜欢假的东西。”

而对于本科教学评估，马洁个人表示，要尊重教育规律，应当适度评估。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过多地浪费老百姓的钱。高校要向教育部负责，但更应当向学生、纳税人负责。

对本科教学评估的建议，马洁提出三点：一是评估不应当由行政主管部门主持，而应当由独立的第三方来进行，可不定期地在不通知的情况下抽查，这样可以避免系统性的造假；二是检查应当是经常性的，不能以一次所见为准；三是专家组应当匿名，而且评估也要让学生参与，毕竟课是讲给学生听的。

（本报记者 赵鹰采访整理）